

80后诗歌档案

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

文坛的『少帅军团』

势如破竹的精神骑士

勇猛无匹的拓荒先锋

丁成·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阿斐·巴彦卡尼达·崔谢·春树·丁成·饿发·谷雨·嘎代才让·何晴·解渴·李傻傻·镗言·木梓·秦客·师永涛·三米深·唐纳·唐不遇·王东东·熊焱·潇潇枫子·玉生·郑小琼·张进步·阿斐·巴彦卡尼达·崔谢·春树·丁成·饿发·谷雨·嘎代才让·何晴·解渴·李傻傻·镗言·木梓·秦客·师永涛·三米深·唐纳·唐不遇·王东东·熊焱·潇潇枫子·玉生·郑小琼·张进步·阿斐·巴彦卡尼达·崔谢·春树·丁成·饿发·谷雨·嘎代才让·何晴·解渴·李傻傻·镗言·木梓

80后诗歌档案

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

丁成·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0后80后诗歌档案 / 刘春, 丁成 编.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978-7-81125-104-3

I. 7... II. ①刘... ②丁...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1227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331 号

编 者 / 刘 春 丁 成
选题策划 / 周 实 蔡晓滨
出品统筹 / 臧 杰 薛 原
责任编辑 / 施 薇 毕玲玲
特约编辑 / 胡修江
装帧设计 / 朱赢椿
版式设计 / 刘 俊

出版发行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邮箱 / hdcbs@ouc.edu.cn

策划出品 /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

营盘兄弟文化(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太平路 33 号(邮政编码 266001)

网 址 / <http://www.liangyoubooks.com>

中文博客 / 独角兽博客

订购电话 / 0532-82021303 82933205

印刷装订 /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500 千

印 张 / 16.25

印 数 / 1-5 000

ISBN978-7-81125-104-3

定 价 / 66.00 元(共两册)

阿斐·仰头望天	001
---------------	-----

诗人、盲人、伪君子 / 窗外的风景 / 忠贞 / 老家的亲戚

阿斐：万物以“我”而存在

巴彦卡尼达·喝碗鬼魂	010
------------------	-----

垂钓鱼头 / 鲜活富有生命的事物 / 平行 / 非如此不可 / 睡袍与窗口 / 大地
与罪犯 / 到屋顶上去

巴彦卡尼达：三言两语一点诗歌半片巴彦

崔澍·狂饮烂醉	016
---------------	-----

卖脸 / 我的启蒙老师 / 文字比肉体带来的快感更持久 / 财产

春树·像朵交际花	021
----------------	-----

我梦想的地狱 / 香港有个好莱坞 / 蝇王

春树：我并未感觉自豪

丁成·踮着脚尖	026
---------------	-----

八月：献给世人 / 想入非非

丁成：一个人的战争

饿发·太阳只有巴掌大	046
------------------	-----

他和他的驴 / 小虫子、大蚂蚁 / 姐姐 / 回忆 / 老牛 / 飞翔 / 村夜 / 秋天

饿发：一种模糊迷惘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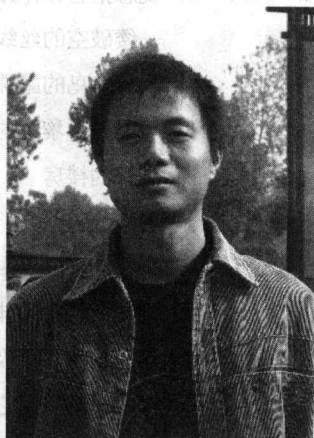
谷雨·身陷图圈	052
---------------	-----

古诗十九首（组诗选五）

谷雨：拒绝约束

嘎代才让·在云朵间游荡	059
王尕滩碰见背木桶的农家少女 / 沿着金银滩,向西 / 八角城遗址 / 草原大风	
嘎代才让: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何晴·和一个自恋者同房	066
同房 / 对一群鸟的失败 / 圆圈 / 春天 / 两种 / 隧道 / 成长	
何晴:诗歌应该是一个个秘密	
解渴·洪水浸泡的脸	075
虚妄之年虚妄之旅(组诗选四)	
解渴:逆流而上	
李傻傻·一个梦也没做	085
冬天与血液循环 / 梦 / 蛔虫 / 伤口的肉 / 睡 / 烟	
李傻傻:我吹了多大的牛	
镭言·干巴巴的肉欲中	093
整个宇宙消失于一次误会 / 妈妈,我…… / 情人 / 寒冷 / 北京,冬夜	
镭言:没有水,也没有月亮	
木桦·正插在泥土里	101
墙 / 上升的烟 / 房子	
木桦:民间诗人·生存状态	
秦客·从来不会笑	111
就像我曾经小学的同学 / 假象 / 第二次路过这里 / 一个杀手 / 1997年4月5日 / 怀着孩子的三个男人和一个瘦高个的女人 / 西安鸡毛	
秦客:与王也对话	
师永涛·拉开肚子的拉链	120
漂白粉 / 聊斋 / 一首写给里尔克的秋歌	
师永涛:时间呈垂直状态	
三米深·独自悲伤	127
水的孩子 / 消逝的古镇 / 天以南 / 从前 / 鬼	
三米深:我在诗歌里起死回生	
唐纳·扬起讽刺的嘴角	135
杀手已经厌倦了 / 螳螂年代的挽歌 / 七月 / 在哲学课堂	
唐纳:踽踽独行者	

唐不遇·带斑点的记忆	149
教授 / 嘲笑 / 我的铲子	
唐不遇:诗的位置	
王东东·野兽一样凄厉	154
什么都可以淹没我 / 一只键盘留在他的身体里 / 布莱希特的方法 / 立冬	
王东东:诗与生活,尤里西斯之旅	
熊焱·更不敢玩好	161
轮换 / 民工 / 傍晚的自行车 / 活下去 / 指甲刀 / 遗嘱 / 这样	
熊焱:有关 80 后	
潇潇枫子·吹落一地的种子	170
狗尾巴草 / 花园故事 / 被打开的都成为过去 / 穿越	
潇潇枫子:充满期望和幻想	
玉生·爱人的喘息	179
黑夜,为你写一首诗 / 在月光下收割	
玉生:与“80后”写作有关	
郑小琼·一车倒挂的阴影	185
她 / 暮色 / 虚构 / 尖叫的蚯蚓 / 旧日的蜘蛛	
郑小琼:南方没有暧昧	
张进步·名字在受伤的纸上	190
剪 / 醒来的岁月 / 这些年 / 打开	
张进步:不平等的待遇	
纯文本	206
“80后”在网络上凶狠	206
光阴下的“80后”	213
“80后”:游戏的开始与结束	217
推杆进洞的愿景与现实	225
诗歌:关于进行中的“80后”这一名词之小结	233
“80后”在“80后”	238
“80后”诗歌备忘录	242



最风韵依窗

阿斐·仰头望天

贞忠

里河市

于其的静幽处

静处的前半部

静处的前半部

静处的前半部

阿斐,原名李辉斐,1980年生于江西都昌,现居广州。

诗人、盲人、伪君子

我想把它称作光
一缕破空的丝线
映着啼鸟的露珠
反射城市黎明的神采
纯粹的楼房
干净的道路
一些细碎的身影
像冷月想象的桂树
第一个听它呼吸的是诗人
第一个触摸到它的是盲人
第一个描述它的是伪君子

窗外的风景

清晨拉开窗帘(其实是一件上衣)
我打量外面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垃圾场)
一个孤独的女人(其实是拾垃圾的老妇)
仰头望天(其实是打哈欠)
鸟儿在不远处歌唱(其实吵得我心烦)
白云躲进了天堂(其实是因为阴天)
世界如此静谧(其实噪音不断)
此刻我心如止水(其实是头昏脑胀)

忠贞

在电话里
我像她的儿子
童年所有的伎俩
都被我用遍
我要说服她
一个单纯的孩子
怎么可能变心
一个卑微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有外遇
 我是没有人爱的蠢物
 我是一个孤独的丈夫
 所有的这些托词
 只为了证明
 我对她的忠贞
 多么美丽的谎言
 连我都无法相信的自己
 她竟然相信了我
 连我都无法把握的未来
 她竟然充满憧憬
 这样的女人
 还有第几个
 你真应该羡慕我
 一个落魄的酒徒
 本将死于爬满老鼠的阴沟
 一个堕落的虚无分子
 本将在无边的自嘲中翻身落马
 我依然活得人模狗样
 像一些人所以为的
 正在享受天伦之乐
 在没有爱情的世界里
 充当一名猎手的角色
 有时候,她稍有疏忽
 电话里的声音微微一变
 仿佛对我抱有怀疑
 我突然像一只发狂的疯狗
 对着话筒咆哮
 对着脑海中的她咆哮
 我知道,此刻
 有一粒细小的子弹
 击中了我脆弱的神经
 那时我死死捂住内心的秘密

那时我的伤口正在急剧溃烂

老家的亲戚

我的亲弟弟,表妹,表弟

你们一来

就让我深感不安

本以为自己已成断根的草

在家乡那块埋人的土地上

我的呼吸已经消失

试图快刀斩乱麻的杀手

欺骗了自己

隐匿过去的生活

躺在时代的阴沟里

来看看我住的钢筋水泥吧

带你们逛逛这座无辜的城市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脸孔

消磨着什么样的人生

万年后你们如果还来找我

还把我当做兄弟那样倾心谈笑

我一定会把脑海中的记忆和盘托出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

什么样的心情

你们稚气的成熟只为了换取 600 元一月的报酬

一位 60 公斤重的妻子或丈夫

一个 3.5 公斤的婴儿

以及老家那片山林中 2 平方米的乐土

你们会惊讶于从前的岁月

我和你们一同坚守的光阴

相互对望,满脸好奇

阿斐：万物以“我”而存在

李原：阿斐，我喜欢你的话——我们以我们开始为开始，不过不是“暂且”，我们只能以自己为“开始”，就是说，80后只能以80后为开始，以前所有人，以及所谓“前辈”，对我们而言全是历史，全部是我们记忆中的“东南西北”，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坐标，但开始的基点，是我们“自己”。这也表明了我对“80后”这一你所言的“符号”的基本态度：我承认它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既然有人在炒作70后，连60后、50后之类都统统跑出来，我为什么不承认80后？既然先前有人傻到毫无想像力地以年代来划分写作群体，我们为什么不将错就错让它继续傻下去？我们要让这种做法傻到“无极”，让写作者厌倦，让书商厌倦，让读者厌倦，让整个市场今后一出现这种做法就骂声一片，然后再幸灾乐祸地在我们手里打破这种做法，扮演一个“掘墓者”的角色。既然有人先前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当“英雄”的“良机”，我们为什么不接在手上？让一个无知的小孩知道自己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错下去，让他自己最后也觉得真是错了，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无聊”，然后才能“挽救”他——就是这种道理。对于同为创作者的你我兄弟而言，休管它什么“后”，如果自己能让自己的写作不亏待自己，安上任何一张标签都无所谓，因为创作本来就是一个个体人的事情。所以，我是否是“少数被公认的优秀的也是最被公众看好的诗人”，与我的创作无关，与大家的创作无关，与“80后”无关，所以它不成其为我来看待“80后”这一“符号”的前提。每个人都在“看待”它，每个人都对着它虎视眈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都可以、应该发言。

阿斐：李原，我喜欢你的话——我们以我们开始为开始，不过不是“暂且”，我们只能以自己为“开始”，就是说，80后只能以80后为开始，以前所有人，以及所谓“前辈”，对我们而言全是历史，全部是我们记忆中的“东南西北”，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坐标，但开始的基点，是我们“自己”。这也表明了我对“80后”这一你所言的“符号”的基本态度：我承认它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既然有人在炒作70后，连60后、50后之类都统统跑出来，我为什么不承认80后？既然先前有人傻到毫无想像力地以年代来划分写作群体，我们为什么不将错就错让它继续傻下去？我们要让这种做法傻到“无极”，让写作者厌倦，让书商厌倦，让读者厌倦，让整个市场今后一出现这种做法就骂声一片，然后再幸灾乐祸地在我们手里打破这种做法，扮演一个“掘墓者”的角色。既然有人先前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当“英雄”的“良机”，我们为什么不接在手上？让一个无知的小孩知道自己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错下去，让他自己最后也觉得真是错了，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无聊”，然后才能“挽救”他——就是这种道理。对于同为创作者的你我兄弟而言，休管它什么“后”，如果自己能让自己的写作不亏待自己，安上任何一张标签都无所谓，因为创作本来就是一个个体人的事情。所以，我是否是“少数被公认的优秀的也是最被公众看好的诗人”，与我的创作无关，与大家的创作无关，与“80后”无关，所以它不成其为我来看待“80后”这一“符号”的前提。每个人都在“看待”它，每个人都对着它虎视眈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都可以、应该发言。

李原：80后这个概念被无数人所炒作，这是一个媒体的信息时代，你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应该非常清楚里面多少是真金多少是破絮。就是没有80后这个概念，像你这样的诗人同样写出优秀的诗歌。你认为80后这个概念对你是否有影响？置身其中，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的？或者说，你个人的写作和他

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李原: 我

阿斐: 从一个很现实、很客观的角度看, “80后”对我以及很多朋友的影响都太大了, 我不能担保如果没有“80后”, 我是否能写出优秀的诗歌, 甚至不能担保如果没有这一概念我能否写到今天这般田地。“80后”的出场我是亲历者, 《诗参考》最早发表“80后”诗歌作品时, 我很幸运地得以亮相, 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一概念, 而我又恰好是80年出生的, 我能不能在其他可能的概念中比较早地“出场”呢? 不知道。客观事实是, 我的确是依托这一概念, 恰好走了出来。就是这样。这种客观事实, 对于一个需要发表虚荣心来支撑自己继续写作的年轻的创作者而言, 影响太大了。你不能虚伪到一个人帮了你, 你还要扯着脖子大骂他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但是我的写作跟许多人脑海里想象的“80后”概念有没有关系呢? 我只能说没有, 否则岂不是犯了为概念而写作的错误? 然而我跟许多哥们交往, 跟许多“80后”接触、聊天, 谈诗、谈“80后”、谈理想谈人生, 我能说自己的写作跟“80后”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写诗跟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思考联系太紧密了, 我能说那些日常交往中衍生的日常思考没有注入我创作时的思维吗? 所以当我以“置身其中”的角色来看自己的写作时, “80后”以及所有与我有交往的“置身其中”的朋友, 与我的个人写作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不认为“80后”这一概念是“婊子”, 虽然更多的时候, 我愿意选择“置身其外”来对待自己的写作。

李原: 我很喜欢你的诗歌, 包括你诗歌里面的尖锐锋芒, 总有一种激情在里面。请问你的诗歌倾向或者观点?

阿斐: 我觉得自我是重要的。在我的观念中, 万物以“我”而存在。有人说“有我之境”, 有人说“无我之境”, 但是“有我”与“无我”是相通的, “有我”即“无我”, “无我”即“有我”, 基点是“我”在。即便把“有我”与“无我”有所区分,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也不存在谁更高超。如果你有信心, 不害怕什么, 没有生命的阴暗面, “我”与“境”又何干? 只要你把这“境”创造得高明, 都可以是高超的。有人以“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来说诗歌是“天成”的, 是与“我”无关的, 这是屁话, 是中了玄学的毒。“我”是身体的主人, 没有“妙手”这一“我”的别指, 谁能让“文章”骨碌碌“天成”出来? 另外, 我觉得生存状态是重要的, 它是进入诗歌的唯一有效资源。这里的“生存状态”, 不是说像一些人所以为的, 仅仅是写作者一个人的, 它可以是所有人的, 可以是物的, 甚至可以是未知却恍惚存在的事物的; 它可以是具体的、鲜活的现实状态, 可以是情绪外露的喜怒哀乐或内蕴的悲伤欢愉; 它是包罗万象的。但它必须是自我的生存状态, 或以自我为

基点的“自己所见所闻的生存状态”，逃离了“我”，那就是“假大空”，就会“凌空虚蹈”，就容易让诗歌成为华丽词藻的堆砌或虚伪幻境的重叠。还有，从诗歌散发出来的气息，或曰诗歌的气质而言，激情是重要的。对于现实中的人而言，有句俗语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按我的理解，就是激情，它让一个人始终对生命充满希望，让一个人得以从容走完百年。我觉得诗歌就应该如现实中的人一样，始终透露出生命的希望之光，始终充满锋芒——无论是隐忍的，还是毕露的。从诗歌存在的必要性，或曰诗歌的功用而言，贴近灵魂是重要的。我曾说诗人是捕捉精神的一类人，也曾把精神看做“灵魂”驻扎在体内而产生的某种力量，我现在依然这么想。一首高超的诗作，它首先能贴近“我”的灵魂，外在表现，或许就是作为创作者的你“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然后，以“我”观万物，万物也应该会因它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后或许你就知道，这是一首“贴近灵魂”的作品，你就知道，什么是“有效的作品”，什么是“高超的语言艺术品”。

李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诗歌的？每一个诗人在自己的诗歌里都有自己的星座即自己的精神谱系，请谈谈你的诗歌谱系以及成长过程。

阿斐：中学的时候开始写着玩，我记得经常在数学稿纸上涂涂画画，算是课余的消遣，其实就是“打油诗”，或古体或新体。如果说“严肃”的创作，是进入大学后，1997年下半年吧，开始接触到顾城。至于“精神谱系”，可能源头在小时候，我老家是信息极其闭塞的农村，阅读资源很少，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发呆、幻想，没力气干活的时候就对着大人们看，有力气干活后就边干活边胡思乱想。所以从小我属于内向、爱幻想的一类人。我爸爸有时候外出会带一些《故事会》回家，我邻居家收藏了《山海经》、《七侠五义》之类的书籍杂志，这些可能是我最早的阅读资源，其中最喜欢的是《山海经》。读书的时候，幻想一直继续，很小就开始向往“恋爱”，但直到高中才得逞。这算是个“酝酿”过程吧，至少培养了想象力和思考的习惯。然后就是顾城，我曾经迷恋了整整一年。后来，应该是大二暑假，接触到诗人杨克，我始终把他看作我的诗歌领路人，他的客观认识世界、对待事物的观念，对我的影响也极其深厚。后来又接触到沈浩波，然后是网络诗歌异军突起，然后是“下半身”。1999年开始，我变化惊人，几乎一日一变，不只是诗歌创作，更是观念的突变。大概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样。我还想说一下我的老家，那是个四面环山的村庄，村子里面各种各样现在看来特别有趣、奇怪的现象时有发生。可以说老家给了我某种天性。

李原：我读你最早的诗歌是你在大学时代，写的好像是受下半身的影响的

李原：我读你最早的诗歌是你在大学时代，写的好像是受下半身的影响的

诗歌,我觉得其中有一首是很“下”的,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你的那些诗歌作品你有什么感想?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下半身”?

阿斐:回过头去看那些作品,还是会很喜欢,是它们至少让我拥有了一个理念:诗歌没有阴暗面,诗歌无所顾忌。它们打开了我的思绪,打开了内心世界,它让“我”变“大”。关于“下半身”,我曾用过很稚嫩的笔触写过两篇东东,一个是“‘下半身’的艺术创造”,一个是“‘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上空间”,它们基本上表达了我所想。

李原: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在80后的诗人中你是最“成熟”的了,包括你结婚生子成家,你又在媒体工作,这一系列的东西对一个人的诗歌追求可能都是一些阻力。你能否谈谈你的诗歌写作与生活或生命的关系?

阿斐: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熟”了,但我知道我依然处在“青春期”,而且我希望这种“青春期”一直持续到老、到死。写诗目前为止依然是我的生存支撑,它让我感到兴奋,我要把它“当真”。所有的一切我可以认为是“假”的,但会把写诗当真的来玩,而且我希望,所有人都应该把诗歌当真。没有原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如此而已。

李原:在生活中你是如何发现诗意的?

阿斐:生活中的“诗意”不用发现,处处皆是,只要你够牛,随处可捕捉到“精神”,就看你能把文字玩到什么地步了。

李原:谈谈你现在的的生活及诗歌状况?

阿斐:生活慵懒、粗俗,好酒,好美女,五毒俱全,呵呵。一直写诗,一直想写最好的诗。

李原:你认为写作诗歌关键注重什么?语言?经验还是天才的直觉?

阿斐:天才的直觉太重要了,经验太重要了,语言太重要了,没有什么不是关键。如果说最关键的,那就是对“我”的认知,以及“我”对万物的认知。认知很基础,所以最关键。

李原:你如何看待70后和60后那些诗人?你认为当代的诗歌趋势如何?

阿斐:大家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一起拼。但是如果以年代划分而论,还是你那句话:我们以我们开始为开始。当代的诗歌趋势,我们强则强,像梁任公的

《少年中国说》那样,我们就是未来啊,所以我们太重要了。

李原:我是后来才读到你的《以垃圾的名义》,是一个朋友极力推荐的,能谈谈你写作这首诗歌的情况吗?

阿斐:毕业前夕,在一个朋友的电脑上敲出来的。那时候临近毕业,什么都没着落,情绪化严重,所以一泻千里。

李原:我特别喜欢你的《青年虚无者之死》。

阿斐:我试图对虚无青年的真实面貌作一个诠释,也试图“控诉”什么。

李原:你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或期待?

阿斐:什么都可以轻松入诗,可能是创作上的最大期待。

阿斐:我特别喜欢你的《以垃圾的名义》。

李原:我特别喜欢你的《青年虚无者之死》。

阿斐:我试图对虚无青年的真实面貌作一个诠释,也试图“控诉”什么。



巴彦卡尼达·喝碗鬼魂

巴彦卡尼达, 1983 年出生于
内蒙。

垂钓鱼头

在苹果暧昧的味道尚未解禁前
女孩儿提起裤子飞走了。
房子的不可信赖独具观赏性
我盘腿坐在洗衣粉与童年之间垂钓
鱼头

鲜活富有生命的事物

今早。
我又想拥抱已经成形的宝贝儿
我的腹部。卡着一本日历和一支温度计
我想吻她长在未来的牙齿。她的嬉皮式生活
她的臆想症。吻她躺过的心理咨询处
催眠她。她养眼但不静心。她的躺椅

红颜色的树。在这屋子里欲望获取她
树的每支血管遭逢着
时间与海洛因。两者间的车祸
枝叉繁杂。我现在等着她喊。妈妈

平行

几乎就要这样消失。或者被捅了马蜂窝显得
格外平静
他们被轧死后。等待了那么久
才浮上梯子。学人
站在玻璃房子上面
轻松地呼了口气。转而俯视
电视机前的小海豚
吃口血肉。喝碗鬼魂